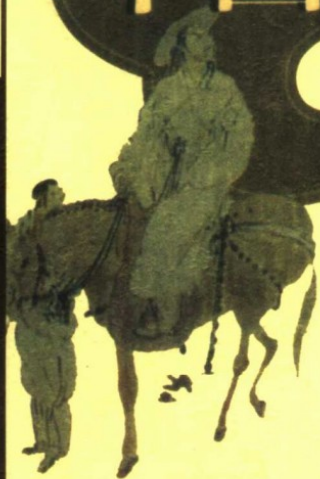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

北京出版社

龙 肉

姜太史玉璇言^①：“龙堆之下^②，掘地数尺，有龙肉充牣其中^③。任人割取，但勿言‘龙’字。或言‘此龙肉也’，则霹雳震作，击人而死。”太史曾食其肉，实不谬也^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姜玉璇：即姜元衡，山东即墨人。顺治六年进士，曾任内翰林宏文院侍讲，习称“太史”。

②龙堆：指白龙堆沙漠。

③充牣（rèn，音任）：堆满。

④不谬：不假。

第 六 卷

潞 令

宋国英，东平人^①，以教习授潞城令^②。贪暴不仁，催科尤酷^③，毙杖下者，狼藉于庭。余乡徐白山适过之，见其横，讽曰：“为民父母，威焰固至此乎？”宋洋洋作得意之词曰：“喏！不敢！官虽小，莅任百日，诛五十八人矣。”

后半年，方据案视事^④，忽瞪目而起，手足挠乱，似与人撑拒状。自言曰：“我罪当死！我罪当死！”扶入署中，逾时寻卒。呜呼！幸阴曹兼摄阳政，不然，颠越货多^⑤，则“卓异”声起矣^⑥，流毒安穷哉！

异史氏曰：“潞子故区^⑦，其人魂魄毅^⑧，故其为鬼雄。今有一官握篆于上^⑨，必有一二鄙流，风承而痔舐之^⑩。其方盛也^⑪，则竭攫未尽之膏脂^⑫，为之具锦屏；其将败也，则驱诛未尽之肢体^⑬，为之乞保留。官无贪廉^⑭，每莅一任，必有此两事。赫赫者一日未去^⑮，则蚩蚩者不敢不从^⑯。积习相传，沿为成规，其亦取笑于潞城之鬼也已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东平：今山东东平县。

②教习：学官。 潞城令：山西潞城县令。

③科：指赋税。

④视事：办理公务。

⑤颠越货多：谓杀人掠财甚多。

⑥卓异：对地方官考绩的最佳评语。

⑦潞子故区：春秋时潞氏国故地。其民为赤狄之别种。公元前六世纪末为晋所灭。故城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四十里。

⑧魂魄毅：指精神刚毅。

⑨握篆：掌印。篆，代指官印。即谓掌权。

⑩风承：望风顺从，百般奉承。痔舐（zhì，音试）：吮痔舐痛。意谓阿谀谄媚，卑鄙无耻。

⑪方盛：谓官势正盛时。

⑫膏脂：指民脂民膏。

⑬诛未尽之肢体：未被宰割完的百胜的躯体。

⑭无：无论，不管。

⑮赫赫者：指地方官。

⑯蚩蚩者：指卑微的平民百姓。

马介甫

杨万石，大名诸生也^①。生平有“季常之惧^②”。妻尹氏，奇悍，少迁之，辄以鞭撻从事。杨父年六十余而鰥，尹以齿奴隶数^③。杨与弟万鍾常窃饵翁，不敢令妇知。然衣败絮，恐貽讪笑，不令见客。万石四十无子，纳妾王，旦夕不敢通一语。

兄弟候试郡中，见一少年，容服都雅。与语，悦之。询其姓字，自云：“介甫，马姓。”由此交日密，焚香为昆季之盟^④。即别，约半载，马忽携僮仆过杨。值杨翁在门外，曝阳扞虱。疑为佣仆，通姓氏使达主人。翁披絮去。或告曰：

“此即其翁也。”马方惊讶，杨兄弟岸帻出迎^⑤。登堂一揖，便请朝父。万石辞以偶恙。促坐笑语，不觉向夕。万石屡言具食，而终不见至。兄弟迭互出入，始有瘦奴持壶酒来。俄顷饮尽。坐伺良久，万石频起催呼，额颊间热汗蒸腾。俄瘦奴以饌具出，脱粟失饪^⑥，殊不甘旨。食已，万石草草便去。万锺裸被来伴客寝。马责之曰：“曩以伯仲高义，遂同盟好。今老父实不温饱，行道者羞之^⑦！”万锺泫然曰：“在心之情，卒难申致^⑧。家门不吉，蹇遭悍嫂，尊长细弱^⑨，横被摧残。非沥血之好^⑩，此丑不敢扬也。”

马骇叹移时，曰：“我初欲早旦而行，今得此异闻，不可不一目见之。请假闲舍，就便自炊。”万锺从其教，即除室为马安顿。夜深窃馈蔬稻，惟恐妇知。马会其意，力却之。且请杨翁与同食寝。自诣城肆，市布帛，为易袍裤。父子兄弟皆感泣。万锺有子喜儿，方七岁，夜从翁眠。马抚之曰：“此儿福寿，过于其父，但少年孤苦耳。”妇闻老翁安饱，大怒，辄骂，谓马强预人家事。初恶声尚在闺闼，渐近马居，以示瑟歌之意^⑪。杨兄弟汗体徘徊，不能制止，而马若弗闻也者。

妾王，体妊五月，妇始知之，褫衣惨掠。已，乃唤万石跪受巾帨^⑫，操鞭逐出。值马在外，恻怛不前。又追逼之，始出。妇亦随出，叉手顿足，观者填溢^⑬。马指妇叱曰：“去，去！”妇即反奔，若被鬼逐。裤履俱脱，足缠紫绕于道上^⑭；徒跣而归^⑮，面色灰死。少定，婢进袜履。着已，嗷啕大哭。家无敢问者。马曳万石为解巾帨。万石耸身定息，如恐脱落；马强脱之。而坐立不宁，犹惧以私脱加罪。探妇哭已，乃敢入，赍赍而前。妇殊不发一语，遽起，入房自寝。万石意始舒，与弟窃奇焉。家人皆以为异，相聚偶语。

妇微有闻，益羞怒，遍挞奴婢。呼妾，妾创剧不能起。妇以为伪，就榻撈之，崩注堕胎。万石于无人处，对马哀啼。马慰解之。呼僮具牢饌，更筹再唱，不放万石去。

妇在闺房，恨夫不归，方大恚忿，闻橐扉声，急呼婢，则室门已辟。有巨人人，影蔽一室，狰狞如鬼。俄又有数人人，各执利刃。妇骇绝欲号，巨人以刀刺颈曰：“号便杀却！”妇急以金帛赎命，巨人曰：“我冥曹使者，不要钱，但取悍妇心耳！”妇益惧，自投败颡^⑩。巨人乃以利刃画妇心而数之曰：“如某事，谓可杀否？”即以画。凡一切凶悍之事，责数殆尽，刀画肤革，不啻数十。末乃曰：“妾生子，亦尔宗绪，何忍打堕？此事必不可宥！”乃令数人反接其手，剖视悍妇心肠。妇叩头乞命，但言知悔。俄闻中门启闭，曰：“杨万石来矣。既已悔过，姑留余生。”纷然尽散。

无何，万石入，见妇赤身绷系，心头刀痕，纵横不可数。解而问之，得其故，大骇，窃疑马。明日，向马述之。马亦骇。由是妇威渐敛，经数月不敢出一恶语。马大喜，告万石曰：“实告君，幸勿宣泄：前以小术惧之。既得好合，请暂别也。”遂去。

妇每日暮，挽留万石作侣，欢笑而承迎之。万石生平不解此乐，遽遭之，觉坐立皆无所可。妇一夜忆巨人状，瑟缩摇战。万石思媚妇意，微露其假。妇遽起，苦致穷诘。万石自觉失言，而不能悔，遂实告之。妇勃然大骂。万石惧，长踞床下。妇不顾，哀至漏三下^⑪。妇曰：“欲得我恕，须以刀画汝心头如干数，此恨始消。”乃起捉厨刀。万石大惧而奔，妇逐之。犬吠鸡腾，家人尽起。万锺不知何故，但以身左右翼兄。妇乃詈骂，忽见翁来，睹袍服，倍益烈怒，即就翁身条条割裂，批颊而摘翁髭。万锺见之怒，以石击妇，中

颠，颠蹶而毙。万锺曰：“我死而父兄得生，何憾！”遂投井中，救之已死。移时妇复苏，闻万锺死，怒亦遂解。既殡，弟妇恋儿，矢不嫁。妇唾骂不与食，醢去之。遗孤儿，朝夕受鞭楚。俟家人食讫，始啖以冷块。积半岁，儿羸^⑩，仅存气息。

一日，马忽至。万石囑家人，勿以告妇。马见翁褴褛如故，大骇，又闻万锺殒谢，顿足悲哀。儿闻马至，便来依恋，前呼马叔。马不能识，审顾始辨，惊曰：“几何憔悴至此！”翁乃啜嚼具道情事。马忿然谓万石曰：“我曩道兄非人，果不谬。两人止此一线，杀之，将奈何？”万石不言，惟伏首帖耳而泣。坐语数刻，妇已知之，不敢自出逐客，但呼万石入，批使绝马^⑪。含涕而出，批痕俨然。马怒之曰：“兄不能威，独不能断‘出’耶？毆父杀弟，安然忍之，何以为人！”万石欠伸，似有动容。马又激之曰：“如渠不去，理须杀；即便杀却，勿惧。仆有二三知交，都居要地^⑫，必合极力，保无亏也。”万石喏，负气疾行，奔而入。适与妇遇，叱问：“何为？”万石皇遽失色，以手据地曰：“马生教余出妇。”妇益恚，顾寻刀杖，万石惧而却步。

马唾之曰：“兄真不可教也已！”遂开篋，出刀圭药，合水授万石饮。曰：“此‘丈夫再造散’。所以不轻用者，以能病人故耳。今不得已，暂试之。”饮下，少顷，万石觉忿气填胸，如烈焰冲烧，刻不容忍，直抵闺闼，叫喊雷动。妇未及诘，万石以足腾起，妇颠去数尺有咫。即复握石成拳，擂击无算。妇体几无完肤，嘲啖犹置。万石于腰中出佩刀。妇骂曰：“出刀子，敢杀我耶？”万石不语，割股上肉，大如掌，掷地下：方欲再割，妇哀鸣乞恕。万石不听，又割之。家人见万石凶狂，相集，死力掖出。马迎去，捉臂相用慰

劳。万石余怒未息，屡欲奔寻，马止之。少间，药力消，啗若丧^①。马囑曰：“兄勿馁。乾纲之振^②，在此一举。夫人之所以惧者，非朝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譬之昨死而今生，须从此涤故更新；再一馁，则不可为矣。”遣万石入探之。妇股栗心慄^③，倩婢扶起，将以膝行。止之，乃已。出语马生，父子交贺。马欲去，父子共挽之。马曰：“我适有东海之行，故便道相过，还时可复会耳。”

月余，妇起，宾事良人。久觉黔驴无技，渐狎，渐嘲，渐骂；居无何，旧态全作矣。翁不能堪，宵遁，至河南，隶道士籍。万石亦不敢寻。年余，马至，知其状，怫然责数已，立呼儿至，置驴子上，驱策径去。由此乡人皆不齿万石。学使案临，以劣行黜名。又四五年，遭回禄^④，居室财物，悉为煨烬，延烧邻舍。村人执以告郡，罚醵烦苛^⑤。于是家产渐尽，至无居庐。近村相戒，无以舍舍万石。尹氏兄弟，怒妇所为，亦绝拒之。万石既穷，质妾于贵家，偕妻南渡。至河南界，资斧已绝。妇不肯从，聒夫再嫁。适有屠而鰥者，以钱三百货去。

万石一身，丐食于远村近郭间。至一朱门，阖人诃拒不听前。少间，一官人出，万石伏地啜泣。官人熟视久之，略诘姓名，惊曰：“是伯父也！何一贫至此？”万石细审，知为喜儿，不觉大哭。从之入，见堂中金碧辉映。俄顷，父扶童子出，相对悲哽。万石始述所遭。

初，马携喜儿至此，数日，即出寻杨翁来，使祖孙同居。又延师教读。十五岁入邑庠^⑥，次年领乡荐^⑦，始为完婚。乃别欲去。祖孙泣留之。马曰：“我非人，实狐仙耳。道侣相候已久。”遂去。孝廉言之，不觉惻楚。因念昔与庶伯母同受酷虐，倍益感伤。遂以與马资金贖王氏归。年余，

生一子，因以为嫡。

尹从屠半载，狂悖犹昔，夫怒，以屠刀孔其股，穿以毛纆，悬梁上，荷肉竟出。号极声嘶，邻人始知。解缚抽纆；一抽则呼痛之声，震动四邻。以是见屠来，则骨毛皆竖。后胫创虽愈，而断芒遗肉内，终不利于行，犹夙夜服役，无敢少懈。屠既横暴，每醉归，则挞詈不情。至此，始悟昔之施于人者，亦犹是也。

一日，杨夫人及伯母烧香普陀寺，近村农妇并来参谒。尹在中怅立不前。王氏故问：“此伊谁？”家人进白：“张屠之妻。”便诃使前，与太夫人稽首。王笑曰：“此妇从屠，当不乏肉食，何羸瘠乃尔？”尹愧恨，归欲自经，纆弱不得死^②。屠益恶之。岁余，屠死。途遇万石，遥望之，以膝行，泪下如麻。万石碍仆，未通一言。归告侄，欲谋珠还^③。侄固不肯。妇为里人所唾弃，久无所归，依群乞以食。万石犹时就尹废寺中。侄以为玷，阴教群乞窘辱之，乃绝。此事余不知其究竟，后数行，乃毕公权撰成之^④。

异史氏曰：“惧内，天下之通病也。然不意天壤之间，乃有杨郎！宁非变异？余尝作《妙音经》之续言，谨附录以博一噱：

‘窃以天道化生万物，重赖坤成^①；男儿志在四方，尤须内助。同甘独苦，劳尔十月呻吟；就湿移干^②，苦矣三年嘔笑^③。此顾宗祧而动念，君子所以有伉俪之求；瞻井臼而怀思^④，古人所以有鱼水之爱也。第阴教之旗帜日立^⑤，遂乾纲之体统无存。始而不逊之声^⑥，或大施而小报^⑦；继则如宾之敬，竟有往而无来。只缘儿女深情，遂使英雄短气。床上夜叉坐，任金刚亦须低眉。釜底毒烟生^⑧，即铁汉无能强项^⑨。秋砧之杵可掬^⑩，不捣月夜之衣；麻姑之爪能搔^⑪，

轻试莲花之面^④。小受大走^⑤，直将代孟母投梭^⑥；妇唱夫随，翻欲起周婆制礼^⑦。婆婆跳掷^⑧，停观满道行人；嘲啖鸣嘶，扑落一群娇鸟。恶乎哉！呼天吁地，忽尔披发向银床^⑨。丑矣夫！转目摇头，猥欲投缯延玉颈。当是时也：地下已多碎胆，天外更有惊魂。北宫黝未必不逃^⑩，孟施舍焉能无惧^⑪？将军气同雷电，一入中庭，顿归无何有之乡^⑫；大人面若冰霜，比到寝门，遂有不可问之处。岂果脂粉之气，不势而威？胡乃肮脏之身^⑬，不寒而栗？犹可解者：魔女翘鬟来月下^⑭，何妨俯伏皈依？最冤枉者：鸠盘蓬首到人间^⑮，也要香花供养。闻怒狮之吼^⑯，则双孔撩天；听牝鸡之鸣，则五体投地。登徒子淫而忘丑^⑰，回波词怜而成嘲^⑱。设为汾阳之婿^⑲，立致尊荣，媚卿卿良有故^⑳；若赘外黄之家^㉑，不免奴役，拜仆仆将何求^㉒？彼穷鬼自觉无颜，任其斫树摧花^㉓，止求包荒于悍妇^㉔；如钱神可云有势^㉕，乃亦婴鳞犯制^㉖，不能借助于方兄^㉗。岂缚游子之心，惟兹鸟道？抑消霸王之气，恃此鸿沟？然死同穴，生同衾，何尝教吟“白首”^㉘？而朝行云，暮行雨，辄欲独占巫山。恨熬“池水清”^㉙，空按红牙玉板^㉚；怜尔妾命薄，独支永夜寒更。蝉壳鹭滩^㉛，喜驺龙之方睡^㉜；犊车麈尾^㉝，恨弩马之不奔^㉞。榻上共卧之人，挹去方知为舅^㉟；床前久系之客，牵来已化为羊^㊱。需之殷者仅俄顷^㊲，毒之流者无尽藏^㊳。买笑缠头^㊴，而成自作之孽，太甲必曰“难违”^㊵；俯首帖耳，而受无妄之刑，李阳亦谓“不可”^㊶。酸风凛冽，吹残绮阁之春^㊷；醋海汪洋，淹断蓝桥之月^㊸。又或盛会忽逢，良朋即坐，斗酒藏而不设，且由房出逐客之书；故人疏而不来，遂自我广绝交之论。甚而雁影分飞^㊹，涕空沾于荆树^㊺；鸾胶再觅^㊻，变遂起于芦花^㊼。故饮酒阳城^㊽，一堂中惟有兄弟；吹竽商

子^①，七旬余并无室家。古人为此，有隐痛矣。呜呼！百年鸳偶，竟成附骨之疽^②；五两鹿皮^③，或买剥床之痛^④。髻如戟者如是，胆似斗者何人？固不敢于马栈下断绝祸胎^⑤，又谁能向蚕室中斩除孽本^⑥？娘子军肆其横暴^⑦，苦疗妒之无方；胭脂虎啖尽生灵^⑧，幸渡迷之有楫^⑨。天香夜燕^⑩，全澄汤饒之波^⑪；花雨晨飞^⑫，尽灭剑轮之火^⑬。极乐之境，彩翼双栖^⑭；长舌之端，青莲并蒂^⑮。拔苦恼于优婆之国^⑯，立道场于爱河之滨。噢！愿此几章贝叶文^⑰，洒为一滴杨枝水^⑱！”

【注释】

- ①大名：河北大名府。
- ②季常之惧：谓惧怕老婆。宋陈慥，字季常，妻柳氏凶悍而好嫉妒，季常惧之。
- ③齿奴隶数：意谓当奴隶一样对待。齿，列于，列入。
- ④昆季之盟：结拜为兄弟。
- ⑤岸幘：推高头巾，露出前额。形容态度洒脱。
- ⑥脱粟失饪：米很粗糙，半生不熟。失饪，不熟。
- ⑦行道者：过路人。
- ⑧卒：音义同“促”。仓促。申致：申明；表达。
- ⑨细弱：犹家小。
- ⑩沥血之好：谓知心之交。沥血，滴血。
- ⑪以示瑟歌之意：谓把自己的不满暗示给对方。典本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孺悲欲见孔子，孔子辞以疾，将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之。”
- ⑫巾幘：女子头巾。
- ⑬填溢：形容观者从多。
- ⑭足缠：指裹脚布。
- ⑮徒跣（xiǎn，音显）：光脚丫。
- ⑯自投：叩头求饶。败颡：磕破额头。
- ⑰漏三下：三更时分。

- ⑬尪羸 (wāng léi, 音汪雷): 瘦弱。
- ⑭批: 批颊, 即打耳光。
- ⑮居要地: 官居要职。
- ⑯啗若丧: 失魂落魄貌。
- ⑰乾纲: 丈夫纲纪。
- ⑱惴: 音义同“慑”。害怕。
- ⑲回禄: 火神名, 引称火灾。
- ⑳罚鍰: 罚金。
- ㉑入邑庠: 考中秀才。
- ㉒领乡荐: 考中举人。
- ㉓彘弱: 谓绳细而断。
- ㉔珠还: 原珠复还。意谓让其回来。
- ㉕华公权: 即毕世持。康熙十七年举人。
- ㉖坤: 指地, 女性。
- ㉗就湿移干: 意谓夜间婴儿尿湿被褥, 自己睡卧湿处, 把婴儿移到干处。
- ㉘癡笑: 谓哺育婴儿的忧喜心情。
- ㉙井臼: 喻指家务。
- ㉚第阴教之旗帜日立: 谓只因女人发号施令的旗帜一天天树立。
- ㉛不逊之声: 指妻子出言不逊。
- ㉜大施: 指妻子大施威风。 小报: 指丈夫还稍有顶撞。
- ㉝釜: “妇”的谐音。
- ㉞强项: 强挺脖子。
- ㉟砧: 捣衣石。 杵: 捣衣木棒。
- ㊱麻姑: 传说中仙女, 手似鸟爪。
- ㊲莲花之面: 指丈夫的俊俏之脸。
- ㊳小受大走: 谓小打就忍受, 大打则逃走。
- ㊴孟母投梭: 指孟母扔弃织布梭子, 以刀断织教子事。此意谓悍妇杖责丈夫简直如同母训子。
- ㊵周婆制礼: “周公制礼”的反义。意谓由妇人主政, 建立妇主夫从的制度。
- ㊶婆娑跳掷: 谓泼妇手舞足蹈。
- ㊷银床: 指水井。

④⑧北宫黝：古代齐勇士。

④⑨孟施舍：古代著名的勇武之人。

⑤①顿归无何有之乡：意谓顿时无影无踪。

⑤②肮（kǎng，音抗）脏：同“肮脏”。高亢刚直貌。

⑤③魔女：指貌美迷人的美女。

⑤④鸩盘：“鸩盘茶”的省称。佛经中鬼名，谓瞰人精气的鬼。亦译作瓮形鬼、冬瓜鬼。常用以比喻丑陋妇人之状。

⑤⑤怒狮之吼：喻悍妇之怒吼。语本苏东坡诗：“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”

⑤⑥登徒子：战国时宋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的好色者。

⑤⑦回波词：唐中宗惧怕韦后，一优人怜悯中宗而唱《回波词》，后不料成了嘲笑俱内者之曲。

⑤⑧汾阳：指汾阳郡王郭子仪。

⑤⑨媚卿卿：谓讨好妻子。

⑥①簪外黄之家：指外黄县一富家女嫁张耳事。见《史记·张耳陈馥列传》。

⑥②拜仆仆：拜了又拜。

⑥③斫树摧花：阮宣之妻性妒，阮有一次见桃花可爱，不禁叹美，其妻大怒，取刀砍其树，摧其花。

⑥④包荒：犹宽容，原谅。

⑥⑤钱神：指财主。此讥刺钱能通神者之戏称。

⑥⑥婴鳞犯制：谓一旦触及妒妇的逆鳞，违犯其忌制。

⑥⑦方兄：即孔方兄，指铜钱。

⑥⑧白首：即《白头吟》。汉司马相如拟娶妾，卓文君作《白头吟》以自绝，相如读后乃止。

⑥⑨池水清：据《王氏见闻》载，韩仲恋妓忘家，一夜携妓聚饮，韩正高唱“池水清不绝”时，其妻率婢骤至，一棒打落他的帽子，灯烛扑灭，他即窜入床下。时人戏呼韩为“池水清”。

⑦①红牙玉板：敲节拍用的乐器。

⑦②蝉壳鹭滩：谓金蝉脱壳，抽身脱遁；鹭鹭踏滩，着地无声。此指丈夫乘机外出寻欢。

⑦③驺龙：传说中凶猛的龙。喻悍妇。据传，驺龙颌下有宝珠，只有趁其睡时，方能偷取。

⑦轆车：小牛拉的车。 塵（zhǔ，音主）尾：即拂尘。

⑧恨弩马之不奔：此引东晋宰相王导惧内的狼狽故事。王导背着夫人暗营别馆蓄妾，夫人发觉大怒，命驾车前往寻讨。王导闻知，亦急命驾车，一路亲用拂尘柄助御者打牛，狼狽奔驰，赶在夫人之前到达别馆。

⑨“榻上……为舅”句：《太平广记》引《要录》载，车武子与妻兄共宿，其妻欲捉奸，掀被一看，却是其兄。

⑩“床前……为羊”句：《妒记》载，某妇悍妒，为防其夫外出，晚间常用长绳缚夫脚系于床头。丈夫与女巫密计，待妇入睡，将绳拴羊腿，夫避出。妇觉，牵绳而羊至。

⑪需之殷者：谓需得悍妇的殷勤时刻。

⑫毒之流者：指受悍妇所施毒行日久流长。 无尽藏：无止境，无穷无尽。

⑬买笑缠头：花钱狎妓买笑。 缠头，代指赠予妓女的礼物。

⑭太甲必曰难违：《尚书·太甲》：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道。”

⑮李阳：西晋幽州刺史，性好侠。大臣王衍妻爱财，贪婪搜刮，王无法劝阻，但最惧怕李阳，于是王对她说：“非但我言卿不可，李阳亦谓卿不可。”其妻才有所收敛。

⑯绮阁之春：指绮丽闺阁中夫妻间的亲爱春情。

⑰蓝桥：在陕西蓝田。传说唐裴航在此遇仙女云英，遂结为夫妇。

⑱雁影分飞：谓因悍妇之故使兄弟分居。雁影，雁飞之影。雁飞排列有序，因以喻兄弟。

⑲荆树：《续齐谐记》载，有田氏三兄弟分家，堂前荆树一株亦欲断之为三，树即枯死，兄弟因之相感，决定不分家，树即重又荣茂。

⑳鸾胶再觅：续弦再娶。鸾胶，能接续弓弦的胶。

㉑芦花：《孝子传》载，闵子骞幼时为后母虐待，冬月以芦花代絮以御寒。

㉒阳城：字亢宗。怕娶妻疏弟，故终身不娶。兄弟们为之感动，亦均不娶。见《新唐书·卓行传》。

㉓商子：传说中的仙人。

㉔疽（jū，音居）：恶疮。

㉕五两鹿皮：指定婚礼物。

㉖剥床之痛：指切肤剥皮般的痛苦。

㉗马栈下断绝祸胎：《战国策·齐策》载，匡章子之母得罪其父而被杀，埋

于马棚之下。

⑫蚕室：指受宫刑者所居之室。 封斩除孽本：指自阉。

⑬娘子军：借唐高祖女平阳公主所率“公主军”喻指横暴的妒妇。

⑭胭脂虎：陆慎言之妻暴虐狠毒，人称“胭脂虎”。此喻悍妇如虎。

⑮渡迷：引渡迷津。 楫：舟，船。

⑯天香：指拜神之香。

⑰汤镬：指地狱下油锅的烹刑。

⑱花雨：天花下落如雨。

⑲剑轮：指地狱中的刀山剑树及轮回等刑。

⑳彩翼双栖：喻夫妻恩爱，比翼双飞双栖。

㉑长舌之端，青莲并蒂：意谓妒妇信佛修身，变“长舌妇”为贤妻，妻妾间遂双美和睦。

㉒优婆之国：指佛国，即极乐世界。

㉓贝叶文：佛经经文。此指作者自称之“妙音经之续言”。

㉔杨枝水：指甘露。

魁 星

郛城张济宇^①，卧而未寐，忽见光明满室。惊视之，一鬼执笔立，若魁星状^②。急起拜叩，光亦寻灭。由此自负，以为元魁之先兆也。后竟落拓无成；家亦雕落，骨肉相继死，惟生一人存焉。彼魁星者，何以不为福而为祸也？

【注释】

①郛城：山东郛城县。

②魁星：迷信视为主司文运之神。

库将军

库大有^①，字君实，汉中洋县人^②。以武举隶祖述舜麾下。祖厚遇之，屡蒙拔擢，迁伪周总戎^③。后觉大势既去，潜以兵乘祖^④。祖格拒伤手，因就缚之，纳款于总督蔡^⑤。至都，梦至冥司，冥主怒其不义，命鬼以沸汤浇其足。既醒，足痛不可忍。后肿溃，指尽堕^⑥。又益之疮。辄呼曰：“我诚负义！”遂死。

异史氏曰：“事伪朝固不足言忠；然国土庸人^⑦，因知为报^⑧，贤豪之自命宜尔也。是诚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怀二心者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库（shè，音舍）：姓。汉有库钧。

②汉中：今陕西。

③伪周：指吴三桂反清后所建的割据政权。总戎：主将。

④乘：偷袭。

⑤纳款：指归顺，投降。蔡：指蔡毓荣，字仁庵，时以绥远将军总督云贵。

⑥指：脚趾。

⑦国土：国中杰出之士。庸人：普通人。

⑧知：指所受的知遇。报：指报答。

美人首

诸商寓居京舍。舍与邻屋相连，中隔板壁，板有松节脱处，穴如盂。忽女子探首入，挽凤髻，绝美；旋伸一臂，洁白如玉。众骇其妖，欲捉，已缩去。少顷，又至，但隔壁不见其身。奔之，则又去之。一商操刀伏壁下。俄首出，暴决之，应手而落，血溅尘土。众惊告主人。主人惧，以其首首焉^①。逮诸商鞠之，殊荒唐。淹系半年^②，迄无情词^③，亦未有一人送官者，乃释商，瘞女首。

【注释】

①以其首首焉：谓带美人头向官府出首。

②淹系：谓久拘狱中。

③情词：实情的供词。

绛妃^①

癸亥岁，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^②。公家花木最盛，暇辄从公杖履，得恣游赏。一日，眺览既归，倦极思寝，解屣登床。梦二女郎被服艳丽，近请曰：“有所奉托，敢屈移玉^③。”余愕然起，问：“谁相见召？”曰：“绛妃耳。”恍惚不解所谓，遽从之去。

俄睹殿阁，高接云汉。下有石阶，层层而上，约尽百余级，始至颠头。见朱门洞敞，又有二三丽者，趋入通客。无